/若有所思/

倒立的石臼

□石广田

褐红色的石臼倒立在街边的墙角，和一块平常的石头没什么两样。闲聊的人会坐上去，下午的阳光会照上来，四季的风吹来尘土，雨水又一遍遍将其冲刷干净……麻雀、喜鹊、斑鸠也会偶尔逗留，落在石臼上梳理羽毛，磨几下尖喙，倏地飞走，留下高高低低的叽叽啾啾声。

倒立的石臼会想些什么吗？

比如那块褐红色的石舂。它与石臼原来应该属于同一块石头，石匠把它们凿成了不同的模样，又一同从山上运到村子里，石臼立在了路旁，石舂放到了某人家里面。它俩曾经配合默契，嘭嘭哐哐，把谷子舂成小米，把疙瘩盐块舂成细末，把莎草核舂成香料……可是，有一天，石舂被某个记性差的人给放丢了，或许是被某个爱捣蛋的人故意藏起来了。石臼没了石舂，像丢了魂儿一样沉默了——它们本是一个整体，被石匠分开，再被某个人分开，终于失落了彼此。

比如那棵碗口粗的楝树。它原来长在石臼旁边，春天开丁香一样紫色的花朵，秋天结樱桃大小黄色的楝枣，孩子们折楝花，喜鹊们吃楝枣，多热闹啊。来舂米、舂盐、舂莎草核的人，也曾落了双肩楝花，或被楝枣砸了头，但他们像石臼一样，都喜欢楝树的浓荫。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就会把那个地方当成家，石臼在楝树下一待就是几十年，那里就是石臼的家吧。后来，路要拓宽，楝树被人伐倒拉走，石臼被挪到街角倒立起来，那片热闹的地方从此再也没有热闹过。

比如舂米、舂盐、舂莎草核的人。他们和家人，都吃过、用过在石臼里舂出来的东西，可他们都去了哪里呢？顽皮的男孩子长成了小伙子，再成为父亲、爷爷，有的走出了村子，有的成了坐在石臼上闲聊的人。灵秀的姑娘嫁到了外村，逢年过节回娘家，有人偶尔会多看几眼石臼，似乎只有它还没有变老。西家的老太太、东家的媳妇，一个一个老去，埋到了村外的黄土里。把石臼倒立起来的人，是害怕石臼会说出什么秘密吗？或者是害怕石臼老得不成样子，头重脚轻站不稳，大风一刮会突然倒下，碎成一块块石头吗？

倒立的石臼是更坚强的石臼。村子里的树木栽了又伐，伐了又栽；村子里的房子建了又拆，拆了又建；村子里的路修了又坏，坏了又修；村子里的人老去一茬，又出生一茬……如今，石臼成了村子最长久的纪念。它见过那么多人，听他们说过那么多话，它要是真的也能说话，会讲出多少故事？会唤醒多少人的记忆？

村里人说，一个小贩认出了石臼，想把它买走，有地方要建“农耕博物馆”，需要石臼这样的老物件。可没有人能替石臼做主，它曾经属于村子里老去的那一代人，那一代人老去后，石臼就没有了主人。它要是有主人，绝对不会这么多年一直倒立在街边。

谁也不敢去接小贩递过来的几百块钱，那几张红色的纸币，好像一团火会把接钱的手烫伤。其实，问价钱的人也只是好奇，想知道石臼到底值多少钱，顺便给小贩开个玩笑消磨时间——谁愿意为了几百块钱，去背负很多年也抹不去的“爱财迷”“败家子”等骂名呢？

于是，褐红色的石臼就这么一直倒立在街边的墙角，似乎仍在努力记住每一阵风、每一场雨、每一缕阳光、每一个从旁边经过的人……

我从河里漂来

□亢娟

我是妈妈的独生女，每当外婆和妈妈到洛河边洗衣服、我坐在岸边看她们洗衣时，外婆总说：“你坐那儿不敢动，好好看着，一会儿从水上漂下个盆子，里面放着个胖娃娃，咱赶紧捞出来，给你做弟弟或妹妹……”

“我也是从河里捞出来的吗？”我问。

“是啊，那天我在河边洗衣服，看见从水上漂来个盆子，上面盖着一块大红布，我赶紧跳下去，用笊篱一挡，捞出个白胖的小女孩。我解开袄襟揣到怀里，回去放到你家的被窝里，如今长成这么大个闺女。”

“我的小舅小姨，还有哥哥姐姐们，都是从河里捞的吗？”

“都是我从河里捞回来的。”外婆说。

我于是瞪大眼睛，一动不动地坐在河边看，看着水波滚来又滚走，衣服洗了一件又一件，就是看不见有一个红布盖着孩子的盆子漂下来……我忍不住起来撒一泡尿，或是跑去晾一件衣服，外婆说：“看看，不让你动就不听，你去这一会儿，一个盆子漂下来，我和你妈赶紧抓，还是没抓住，漂走了……”

河水泛白，河边的草无精打采地垂下头，我也怏怏地看着西垂的太阳，想回家了。

我从河边那个等盖着红布的盆子的小女孩，一天天长高、长大，长得离开了洛河、庄稼地，长成一棵大树，迎接四季的更替，承受风雨的袭击，也把一颗稚嫩的心磨得苍老、粗粝，从而再也听不见泥土的声音、生命的童话了。

今年我添了一个外孙，小家伙过了百天被抱回我家，把我从孤高、寒冷的树上一下拉到地面，使我的心重新轻灵地跳起来，人也变得清纯、知性了。

他浑身白光光的，鲜润似水盆里的豆芽儿，摸着那胖乎乎的小脚丫、嫩嫩的小手指，我的心柔软得像二月的柳丝儿，紧紧地黏着春风不忍错开。那灵动的小鼻子一抽一动，小小的嘴巴一撇、一笑，哎呀，让人的心尖尖都是颤的。

尤其那双池水似的眼睛，黑眼珠晶莹剔透，眼白清澈光亮，他看着你，咿呀着，冲你笑着，那是不懂事的娃娃吗？不，那是天使的眼睛照着你的额头，是尘世的清风吹拂着你的白发，你的灵魂颤抖着，轻轻地拥抱着这珍贵的礼物。

我这时想起外婆的话，婴儿都是从河里漂下来的——我们刚生下来，水一样细腻，水一样净洁，水一样空灵，慢慢学会吃饭，学会走路，吃着泥土，住着泥土，最后又回归于泥土。

人生是一条长河，我们都是顺流而下的孩子，被打捞上岸开始了生活。

女子当自强

□邱素敏

她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女子，她把一场悲剧，硬生生演绎成了励志片：尚在襁褓就父母双亡，15岁掉进机井不幸截瘫，爬着收过鸡蛋、卖过针头线脑，可如今她不仅成了一名作家，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肉牛养殖场、一家美容院……是什么让一个柔弱的女子以匍匐的姿态奋力前行？她淡然一笑：我命由我不由天！

谁说“弱者，你的名字是女人”？女人的确在体力等方面与男人相比处于劣势，可从古到今，有多少有志女性从不自怨自艾，拼尽全力也要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。

我的母亲，在我出嫁前，曾郑重讲过她的故事：结婚时，奶奶就分给她和爸爸一块地，秸秆围成院，树枝当成椽，没有瓦，她只好变卖嫁妆……两间土房完工时，家里只剩一个黑箱子。

为什么和我说这些？母亲在努力向她即将远行的宝贝灌输一个理念：有人庇护，是幸运；无依无靠，咱自强！

母亲的教诲让我受益终身。无人可依的日子里，只有放弃幻想，俯下身努力劳作，获得让自己生存下去的东西：果腹的一碗饭，救命的一分钱。人到中年，当我越来越能从容应对一切磨难，才恍然明白，只有“平生多磨砺”，才能“站住了是个人”。当年那个五谷不分、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，不知不觉已成耐酸耐碱、抗旱抗菌的女汉子。

如今，我的女儿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有人问她，我给她备了多少嫁妆，她举起两只手。20万？不，是两只手！飞速发展的时代、竞争激烈的社会，她比我更早明白：父母给的是背景，自己打下来的才是江山。

投稿邮箱
woaisancaifeng@163.com

■ 百姓一线通：66778866（新闻报料、报纸预订、投诉建议、业务咨询、便民服务） ■ 订阅处：本报发行站 ■ 上期本报 20:00开印 4:10印完
■ 印刷：洛阳市报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（定鼎南路22号） 电话：63232710 ■ 广告许可：洛龙市监广发字（2019）002号 ■ 全年定价：228元 单月定价：19元 零售价：1.00元